

ZHONGGUO YUYAN GUIHUA YANJIU

#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

姚亚平 著



商務印書館

#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

姚亚平 著

高 稿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姚亚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750-1

I. 中… II. 姚… III. 汉语—语言规划  
IV. H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90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O YUYAN GUIHUA YANJIU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

姚亚平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750-1/H·1169

---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本课题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会  
和南昌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的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 内 容 提 要

本课题综合运用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将语言规划基本理论与中国语言规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并界定了语言规划方面的一些重要概念,构建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本理论框架。

本课题全面论述了语言规划的基本性质、研究对象、行为主体、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和任务目标。语言规划是国家所履行的一项公共职能,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语言和国家的语言问题,其行为主体是政府,其运作方式是语言政策与法律。其难点在于处理国内各社会集团之间的语言差异,其重点与核心是通过语言法律法规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处理并协调好这些社会集团之间的语言关系。

本课题为语言规划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建立了一个国家语言、政府行为、语言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一视角与框架,比较清晰地揭示了语言规划的性质、特点,描述了传统中国的语言规划的面貌,对近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字和语言生活的历史变迁作了全面的探讨,并揭示了语言规划在这种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本课题还对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进行了描述,对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了新的概括。

本课题通过对中国语言规划的性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 2 内容提要

实现了两大创新:一是对国家所面临的语言问题的研究,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上摆正了语言规划的逻辑出发点;二是对同一社会共同体中几种语言的联盟关系的研究,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上摆正了语言规划的学术关注点。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b> ·····        | 1  |
| 一 语言与社会组织的对应关系·····               | 2  |
| 二 民族语言与国家语言的关系·····               | 12 |
| 三 国家的语言问题与民族的语言问题·····            | 25 |
| <b>第二章 语言规划的行为主体</b> ·····        | 31 |
| 一 语言规划是政府履行的公共职能和提供的<br>公共政策····· | 31 |
| 二 语言规划中政府行为的运作模式·····             | 38 |
| 三 政府行为的运作方式——语言政策与语言法律·····       | 51 |
| <b>第三章 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b> ·····        | 57 |
| 一 语言规划的一大基础工作·····                | 57 |
| 二 语言规划的两大基本类型·····                | 61 |
| 三 语言规划的三大基本任务·····                | 68 |
| <b>第四章 语言规划的主要难点</b> ·····        | 76 |
| 一 语言规划的重点是分析各语言集团的语言关系·····       | 76 |
| 二 语言规划的难点是处理各语言集团的语言差异·····       | 83 |
| 三 语言规划的核心是协调各语言集团的语言关系·····       | 88 |
| <b>第五章 语言规划的社会目标</b> ·····        | 93 |
| 一 语言制度与制度语言学·····                 | 93 |

|             |                                 |            |
|-------------|---------------------------------|------------|
| 二           | 语言制度的创新与语言规划的作用 .....           | 100        |
| 三           | 语言制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106        |
| <b>第六章</b>  | <b>中国传统社会的语言规划 .....</b>        | <b>113</b> |
| 一           | 中国传统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关系 .....          | 113        |
| 二           | 中国传统社会中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与重点 .....       | 117        |
| 三           | 中国传统社会中语言规划的主体力量及效果 .....       | 127        |
| <b>第七章</b>  | <b>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变迁 .....</b>        | <b>136</b> |
| 一           | 中国现代语言环境的新变化和语言关系的<br>新情况 ..... | 136        |
| 二           | 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的内容与过程 .....            | 141        |
| 三           | 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东方特色 .....             | 167        |
| <b>第八章</b>  | <b>当代中国的双语社会与语言规划 .....</b>     | <b>179</b> |
| 一           | 双语的性质 .....                     | 179        |
| 二           | 双语制度的必要与可能 .....                | 186        |
| 三           | 现阶段我国语言生活的制度选择 .....            | 192        |
| <b>第九章</b>  | <b>区域通用语与语言规划 .....</b>         | <b>201</b> |
| 一           | 区域通用语的基本性质 .....                | 202        |
| 二           | 区域通用语的变化趋势 .....                | 208        |
| <b>第十章</b>  | <b>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语言规划 .....</b>     | <b>213</b> |
| 一           | 我国推广普通话的新形势 .....               | 213        |
| 二           | 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进展 .....             | 222        |
| 三           | 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认识 .....             | 228        |
| 四           |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推普工作 .....            | 233        |
| <b>第十一章</b> | <b>当代中国语言交往的新变化 .....</b>       | <b>240</b> |
| 一           | 汉语称谓和语言伦理观念的变化 .....            | 240        |



|                                |            |
|--------------------------------|------------|
| 二 口语交际和语言价值观念的变化·····          | 262        |
| 三 中华民族语言文明的精神内核·····           | 271        |
| <b>第十二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言规划·····</b> | <b>280</b> |
| 一 全球化使语言生活的图景更加色彩斑斓·····       | 280        |
| 二 全球化使语言态度的关系更加微妙复杂·····       | 288        |
| 三 全球化使语言规划的主体更加作用突出·····       | 294        |
| <b>参考文献·····</b>               | <b>297</b> |
| <b>后 记·····</b>                | <b>299</b> |

# 第一章 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语言学家威因里希在 1957 年首先提出来的,在我国则是近几年的事。但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语言规划早就存在。从我国历史上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实行了“书同文”的语言政策,将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亦曾大力推行古拉丁语的研究和使用,想以净化、纯化拉丁语为手段来维护其神权统治。这些都可以纳入语言规划的范畴。但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规划的研究与实施是在 20 世纪的中叶。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脱离其宗主国而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除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之外,还有一个语言问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常常通行多种语言。这给社会交往、政令畅通、国家团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国家通用语的选择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语言规划的研究与实施迅速兴起。

要认识语言规划的性质,首先要明确语言规划的对象。语言规划研究的是某种社会对通用语的选择。那么,语言规划研究的是哪一种社会类型,是民族呢,还是国家呢?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语言,而不只是民族语言。它关注的问题是由若干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或者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选用什么语言

作为共同的交际语,而不是民族内部的语言分歧和共同语的形成问题。

### 一 语言与社会组织的对应关系

#### 1. 语言分别与民族、国家对应

我们常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但是,这条基本定理在许多人那里仅被理解为:语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比如,汉语、法语、俄语等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是和汉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实现的。上述民族往往是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而上述语言也是多种语言经过互相渗透和融合而逐渐形成的。而且,无论哪种语言,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由许多时代积累起来的。语言有点像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堆积层,是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sup>①</sup>

这种理解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还蕴含了另一层意思:任何一种语言都必定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相联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社会自产生之日起,就以一定的组织形式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无论哪一种群体,都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组织形式可以是民族、国家、区域、阶层,等等。这样,作为社会的产物,无论哪一种语言都不是什么抽象的语言,也不是什么个人的语言,它都必然附着在某个社会组织形式上,成为这个社会组织形式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任何

---

<sup>①</sup> 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A].语言和民族[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60

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人群都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某一特定社会的产物。

一方面,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对应,语言就有了相应的存在形式。有在氏族内使用或通用的氏族语言,有在民族范围内使用或通用的民族语言,有在某个社会阶层使用或通用的阶层方言,有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或通用的国家语言。在国家、氏族、民族、阶级、阶层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与语言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有民族和国家。在语言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各种对应中,语言与民族的对应、语言与国家的对应就是最重要的两种对应方式。

对应民族来讲,有民族语言(简称民族语)。民族语言中又有在全民族范围内通用的民族共同语,也有在一定区域中使用的方言。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民族语言,但不一定所有的方言都是民族共同语。比如,现代汉语是现代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是汉民族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而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方言虽然也是汉民族语言,但不是汉民族共同语。至于哪一种方言能够成为全民族共同语,主要取决于长期历史自然演进的情况,在有些情况下,也要看语言规划的结果。比如,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就是在汉语长期演进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语言规划的结果。

对应国家来讲,有国家语言。国家语言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的语言,即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的各种语言,都是这个国家的语言。另一层意思是指“国语”,国语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通用语言,一般称作国家通用语;国语也是这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交往时的代表性语言,即国家代表语,也称官方语言。由此看出,“国家语言”与“国语”并不完全相等。在一个国

#### 4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

家内存在的语言都是这个国家的语言,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的各种语言当中,只有那些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并经法律确定的国家通用语才是国语。

显然,民族语言和国家语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下面我们将详细论述其不同。同样,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和对国家语言的研究也往往是不一样的。因此,对语言规划可以作两点澄清:语言规划研究的主要是国家语言,而不是民族语言;语言规划处理的主要是国家的语言问题,而不是民族的语言问题,尽管“国家语言”和“民族语言”、“国家的语言问题”和“民族的语言问题”有时并不能完全区分得开。

国家的语言问题有许多,而语言规划主要关注国家通用语的选择、确定、规范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国家通用语的选择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一般来讲,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不具有人为的选择性,只具有历史的演变性;但是,国语和官方语言则可以是人为规定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约定性,官方语言也可以从一种语言改为另外一种语言。比如,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民族共同语<sup>①</sup>,也是官方语言,它是在1967年9月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的,在这以前,英语也曾经作为官方语言而使用。一般来讲,民族共同语只有一种,而国家通用语和官方语言可以有多种,比如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四种:马来语、汉语、泰米尔语和英语;而民族共同语则只有一种,这就是马来语。

---

<sup>①</sup> 由于马来语在马来西亚习惯上被称作 Bahasa Malaysia(即“马来西来语”),所以,我们说的马来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语。

另一方面,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交际不仅是一种社会内部的交际工具,还是一种在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交际工具。也就是说,语言不但是一个民族内部或一个国家内部的交际工具,还是几个民族之间(族际)、几个国家之间(国际)的交际工具。所以,我们考察语言的存在形式,不但可以考察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内部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从而将语言分为氏族语言、民族语言或国家语言;而且还要考察几个社会组织之间选用和使用语言作为相互之间交际工具的情况,从而将语言分为族际交际语、国际交际语等。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发生交际时,就有一个选择什么语言来作为他们的交际语的问题。这种语言可能是这些民族语言中的一种,也可能是这些民族语言之外的另一种。比如,在当代中国,汉族与傣族交往时就会选择汉语作为交际语;傣族与藏族交往所选择的族际交际语可能就既不是傣语,也不是藏语,而是汉语。国家之间的语言交往也是如此。族际交际语、国际交际语的选择和运用既可以是语境选择,也可以是习惯选择,还可以是一种社会约定、行政规定或法律认定。语境选择和习惯选择都不是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只有通过社会约定、行政规定或法律认定的族际交际语、国际交际语才是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

族际通用语、国际通用语是族际交际语、国际交际语的一种。如果族际交际语是就相当数量的民族而言,国际交际语是就相当数量的国家而言,那么,这种族际交际语就是族际通用语,这种国际交际语就是国际通用语。族际通用语的形成与确定往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这种结果有时也会在一个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加以确定;国际通用语的形成也有历史演变的基础。据统计,目前有 47 个国家、26 个国家、21 个国家、19 个国家分别选用英语、法语、阿拉

伯语和西班牙语作为自己国家的主要语言和官方语言。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历史演变的结果也常常会在某个国际性组织内得到约定。比如,从1714年到1918年间,法语一直是用于书写国际外交条约的正式语言。1914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用法文写给皇后的信中说,法语是公认的外事语言,而英语只是用于商业方面,德语只是用于当时近东地区的行政管理和贸易方面,对法语推崇备至。从1918年开始,法语在外交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冲击。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海军会议不用法语而采用英语作为唯一的会议工作语言。1946年,旧金山条约只有英文文本而没有法文文本。1995年的万隆会议上,法语位于英语及阿拉伯语之后,只作为会议的第三位语言。再比如,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之所以能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虽然有历史形成的原因和现实代表性的原因,但它必须在联合国的文件中得到明确的确定。

在一个国家范围,所有的民族都使用一种语言作为通用语,这常常能实现,比如中国有56个民族,这56个民族都可以用一种语言来交际,这就是普通话,普通话就是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通用语。但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没有过一种语言能作为所有国家的通用语,迄今为止的国际通用语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国际通用语。也就是说,全国通用语比比皆是,但严格意义上的全球通用语至今还未出现。

总之,民族和国家是人类社会两种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语言规划实际上不是在民族这一层面上来研究语言,它研究的是国家这一层面的语言和语言问题。那么,这两个层面的语言和语言问题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 2. 语言对民族的意义

就目前的成果来看,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认识得比较深入的。迄今为止的语言学大多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这种关系的认识表现为:

第一,任何一种语言都依附于某一个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像世界语这样的人工语言,但现在通行于世的语言还都是民族语言。哪怕是在一些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内使用的国际通用语,比如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欧盟的工作语言都是选用某种或某些民族语言。

第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进行正常的思想、信息和情感的交流。而且,任何民族的语言都具有完善的表达系统。萨丕尔说:“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充分发展的语言。最落后的南非布须曼人(Bushman)用丰富的符号系统的形式来说话,实质上完全可以和有教养的法国人的言语相比。”“许多原始的语言,形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言黯然失色。”<sup>①</sup>因此,就语言与语言相比,我们无法说明A语言比B语言更优越,而只能看A语言与A民族、B语言与B民族是不是更适应,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把两种语言放在一起说哪种语言更先进,而只能看某一种语言是不是能够满足该民族的交际需要。文字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单就A文字与B文字相比,说拼音文字就一定比表意文字更先进,而只能从A文字与A语言的关系上看这种文字是不是能够很好地记录它所对应的语言,如果能,就是较好的文字;如果不能,这种文字就面临改革的境地了。

第三,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与特征,作为人类社会最重

---

①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9—20



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它同人们的认识能力、生活环境、社会实践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在语言上往往都有反映,即使是远古社会的现象也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里保留一些痕迹。所以,从语言上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的特点。早在18世纪末,德国语言学家赫尔德(Herder)就认为语言和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并提出过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等同的观点:“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洪堡特(Humboldt)沿袭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语言和民族特性有密切关系;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区别性结构,这一结构能反映并形成使用这种民族语言的人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语言有民族心理特征,也是使用某一民族语言的人们的民族特性的象征。<sup>①</sup>也正因为如此,语言也构成了民族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重要依据。不同的民族大多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从许多方面反映不同民族的特点。

第四,正因为如此,语言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民族认同,按维伯的描述,就是“个人视其自己作为他们民族国家成员的信念和程度”<sup>②</sup>。通俗地说,就是个体对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即自觉地把自已视为整个民族国家的一分子。在这一点上,语言文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说,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把整个民族从活动上联系在一起了,那么,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语言则把整个民族从感情上联系在一起了。

---

① 李振麟. 洪堡特——欧洲十九世纪的语言学理论家[J]. 国外语言学, 1985(2)

② L. Pye and S. Verba.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529